

采草药

张伯昭

日前曾作拙文《游历篇》，述及昔日曾游之地，本拟囊括尽矣，然近日忽又忆起往昔数事，虽虑及尘封日久，记忆漫灭，仍不揣鄙陋，笔录于此。

作为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从初入校门那天起我们就准备担负起继承并弘扬中国数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之重任，故须励精图治、汲汲以学，而后才能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因此，在中医药大学课程设置也颇有特色，很好地体现了中西兼容、古今并采的原则，其中不仅有如“解剖学”这种听了就让人如芒刺在背的课程，也有如“医古文”这种令人不知所云的科目（所谓“医古文”者，即是有关中医方面的古代文献，均以文言写成，其中既包括了经史子集中的文萃，也涵盖了中医著述中的精华，这门科目的主旨在让学生们能对文言文熟读无碍，但古文读多了也会产生动辄“拽”文的后遗症）。当然，作为勤学的回报，我们也有些十分有趣的课程，诸如采草药。

那是大二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被安排去京北的八达岭附近去采药。住处是在八达岭林场招待所，虽说只是个林场招待所，级别并不高，但比起我们平时惯常住的窑洞似的学生“公寓”来说，条件还是上了个台阶的，所以一想到还得返校时大家都不禁摇首浩叹，以为韶光一去不返矣！说来也怪，来的时候明明记得很清楚，进招待所的路是从八达岭高速路上一个很明显的岔口拐进去，再七绕八绕就到了，但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走过八达岭高速路不知多少次，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哪个路口了？！徒然引起了不少对这个“世外桃源”的感喟。

话说这八达岭林场招待所坐落在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脚下，举目即可见雄伟的长城巨龙般地盘旋逶迤在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又因为地处林场腹地，周围高树丛生，其中尽是些松柏白杨之属，加之时值金秋九月，正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也是各中小学不断组织学生去爬景山、逛北海然后留作业写作文的时节，题目多叫做《秋游景山》、《北海一日》等等），难得的天高云淡，是出游的好季节。当然，正如长辈们经常教训的那样，“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们可千万不能辜负这大好的学习条件呀！”您瞧！那弯弯山道上呈一字长蛇阵走来的，不就是正在采药的同学们吗！

在采药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同学们大多在城市中长大，即便少数来自农村，也多只和玉米水稻等农作物打过交道，上山采过药者甚少，所以看什么都新鲜，总是围着老师问这问那，有时老师也被问住了，只好面带歉意地回答我们说：那不入药。还有件趣事，一次有个女生拿着一株不知名的小草，说：“这在我们家乡叫‘羊尾草’！”此话一出，环视诸男生，尽皆骇然。

说句实在话，在这短短一周的时间里，我们虽然认识了一些诸如柴胡、薄荷、青蒿、黄精之类的中药材，但只能称得上是些时间的副产品罢了，留在脑海中印象最深的还是茫茫林海和巍峨长城。

从住地出发走二十几分钟的山路，就到了青龙桥火车站，此地地势极其险峻，两边高山夹峙，陡峻异常，中间只留一线山谷可以通行。正因为坡度太大，以至于一百年前筹建京张铁路时，外国工程师一致认为要想从这里把铁路修上八达岭简直是异想天开，而詹天佑先生则以大胆创新的“之”字形设计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先把铁路修到另一个山势较缓的山梁上，再从那里向八达岭爬升，这样明显减低了坡度，同时使用两个火车头牵引机车，以增加动力——我大胆猜想詹先生的设计很可能是受了挑山工的启发，不知确否），由此詹天佑先生的大名永载史册，青龙桥站台上有其铜像在焉。由于铁路的修建，长城被拦腰斩为两段，我们的长城之旅就是从这缺口处开始的。同学们自愿分成两组，一组从缺口爬上去，沿着长城向前搜索；另一组从旁边的山脚出发，目标是山颠的长城。我选择了第二组，因为我觉得这样更原始、更有趣。以后的经历果然没有辜负我当初的期许。

山径似有似无，不少地方都需要自己披荆斩棘、开路而行，稍不留神，脚下就可能滑倒，或是头上被横生的枝条挂住，其中一个同学更因腿脚不便而崴了脚（拜邓小平公子邓朴芳所赐，那时我们学校还招收身体上稍有残疾的学生，那个受伤的同学有小儿麻痹后遗症，但因成绩很好也被校方录取）。经过千辛万苦爬上山顶，到了长城脚前，才发现它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十几米高的城墙傲然挺立，虽然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雨依旧是威风凛凛，我们就像当年被挡在墙外的蒙古兵那样只有摇头叹气，想想再从原路下山几乎不可能，君不闻“上山容易下山难”乎？难道只有等着城头上的人开弓放箭把我们消灭吗？然胡虏求生之心不已，我们贼心不死地绕过一个山头，竟然发现了一处坍塌的城墙，散落的城砖已被人码成阶梯状，我们不禁大呼：天助我也！遂拥着伤员一哄而上。站在长城上极目四望，果然“一览众山小”，南面但见层峦迭嶂，居庸关匍匐在脚下；北边是一路下坡，延庆盆地隐约可见；四周群山峰峦如聚，苍翠满坡，夹杂其间的枫树已经开始星星点点地变红了——果然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正在抒发胸臆的当口，对面来了不少游客，何以得知？因为游客们往往都肩挎相机、手携妇孺，一幅意气风发的样子，决不似我们这帮刚刚长途偷袭才得手的散兵游勇。问其所从来，告知从这里再向前走不远就是八达岭了，想想这样最好，于是便从前面八达岭的出口下去取道公路走回住地。

由于添了个伤员，辅导员决定由我和另一个同学护送他先撤下“火线”——提前回校，此时的我真想像电影中的英雄那样高喊：“不！你们先走，我留下掩护！”可最后还是乖乖地服从了“组织分配”。一周的时间本来就不长，这样一来平白无故地又少了两天，唉！注定仙缘尽矣！

回到学校，不禁再次感叹宿舍条件之差，连去食堂打饭，也觉得招待所的烧茄子更香些，大有“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之感。大概是周围没有熟悉的同学们的缘故吧，总觉得学校里的风景依旧，但人物全非，与刘阮返自天台时的感觉相仿，着实体会到了一把“天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意境。